

第六十四回（9）换考官

你说想走就让你走啦？啊，老大，我们都是你求来的。等了这一辈子，活了这一千年，也不就是挺着为了今天跟你碰个头，了个缘，说个拜拜，来世再不见。而且这天公作美，美景如画、明月如昼，正好是抒发文艺情怀的好时候。来来来，继续继续，等到天亮了，保证送你回去。

当然不能让你走了。考试还有三分之一的题目没开始呢。然后就像所有剪辑流畅的电影情节一样，这边话音还没淡出，那边厢镜头中已经出现两只匆匆进来的绛纱灯笼，灯笼之后是两双娇小的手，手之后是两位青衣女

童。青衣女童闪开，出现在玄奘面前的，赫然是一位华丽漂亮的女子。不不不，不是凡人女子，乃是“仙女”。

那仙女拈着一枝杏花，笑吟吟进门相见。这样一个被很有层次感的出场手法给烘托出来的美女，出现在玄奘面前之后，又是如此静谧如一幅画一样的静止在那里的场景，一起一落，啧啧，瞬间就把三藏的心神，给摄伏了。

这时候，可是还没有任何人给玄奘介绍或暗示说，这位姑娘是仙女的喔。是他自己不由分说的主观认定了，这是一位仙女。当他鉴定这是仙女之后，那四位老木头欠身所问的“杏仙何来”，它们之间互相以仙相称，仅

是互相吹捧。

三藏面对这位漂亮“杏仙”，尤其是人家的两次关注，一次间接关注、一次直接关注，居然两次都不敢应答、不敢说话。要不是到得后面，人家都赤裸裸的要求他跟这位杏仙结婚了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对面的不是仙女，是妖怪。这里的四位文艺老年，也都是妖怪。这时候，他才突然来个大爆发，高叫起来。

因为，在言语逼迫他“成亲”之前，这位杏仙，从常人层面的角度看，是符合他心目中“佳人”的概念的。首先是美貌，自不待言。其次是衣着，有美感的素养和品位。再者是出场后人家的言谈举止，完全符合人世间

正统女子的礼仪，颇有教养的样子。

你看那女子进门之后，首先是那坐着的四老非常有涵养的欠身，虽是年高老者，见有客来，依然有欠身之礼，怎么样，有涵养吧！玄奘看在眼里，我们也看在眼里。然后是那女子，对众人施万福之礼，没有如今之女子那种大大咧咧。并且，尽管她明知道对面那个陌生的光头男子，应该必是那个被掳来的唐朝和尚，却没有直接点破，也没有越过这里主人而直接开口跟玄奘本人搭腔：

“听某某人说，有佳客在此吟诗作对，特来相访。敢求一见？”这问话中的规矩，不小吧？

作为松树的主人，自然就顺着话推荐唐僧了

：“佳客在此，何劳求见。”这时候，玄奘他只敢躬身致意，却不敢言语，紧张惶恐之下不敢说话，也属自然，也属不礼貌。

玄奘不接话，那女子自然不便主动攀谈。便叫了另外两个女童逢茶上来。怪不得这杏仙没有早来，原来是先煮茶备果呢。你看这女子奉茶，亦颇有规矩，亲自斟茶，先奉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三藏先生，然后是这里的主人四位，最后，才自己给自己斟了一杯。这个过程中，人家始终是站立着的哟。直到凌空子以疑问句来请她坐下，那女子方才落座，饮茶。

到底谁传小道消息给这个杏仙，说这里搬来了客人在接诗对句呢？不管是谁，反正是这

杏仙是确定知道的了。等到饮毕香茶、吃了香果。那端坐的杏仙，也是欠身说话。她想跟玄奘搭话，因有玄奘不敢开口在前，她却问那四位：“仙翁今宵盛乐，佳句请教一二如何？”那竹竿儿自然推崇过奖玄奘：“我等皆鄙俚之言，惟圣僧真盛唐之作，甚可嘉羨。”玄奘的诗词，固然有修行人的品位在内。只是，只是他的诗作，跟盛唐气象的那种华丽精美大气磅礴，还是甚有距离的。

四老即以长老前诗后诗并禅法论，宣了一遍。杏仙闻听，越听越爱听，毕竟他们作为一群文艺妖孽来说，还是难得有这种跟异国文青高谈阔论的机会。杏仙听得内心欢喜，满面春风，忍不住诗兴大发，主动要求和诗，不待他人应允，她便朗声吟道：“上盖留名

汉武王，周时孔子立坛扬。董仙爱我成林积，孙楚曾怜寒食香。雨润红姿娇且嫩，烟蒸翠色显还藏。自知过熟微酸意，落处年年伴麦场。”

汉武刘彻、文圣孔子、仙医董奉、杰出文青孙楚，全都被杏仙给捉来做陪衬了。随后杏仙以诗意描述花蕾初放、到青杏缔结、微熟与熟落。整个杏仙的诗词，是文雅的自夸。实际上，最后四句诗词，杏仙已然是向玄奘示爱了，因为她这四句诗，内涵上乃是对应的《诗经》之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实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”典型的求爱诗，只是这种表达方式，太高雅文艺了。

在四位的称贺声中，那杏仙知道自己表达的应该非常符合玄奘的文艺水平，也很明确，玄奘应该完全听懂了。所以她自己也很满意，就放低了声音，细细的问询那低眉顺眼不抬头的玄奘：“圣僧哥哥，您就‘赐教赐教’吧？”

可是，这时候玄奘就应该明确的表明态度了，他却依然唯唯诺诺，不敢说话！

他不说话，实是因为自己修行的认识，被四个老汉和眼前的这个女子，给戳到模糊地带了。他自己，正在深陷内心迷糊的泥潭中搅腾不清呢。